

致敬马克思

——《思想巨人马克思》出版散记

□ 本报记者 张稚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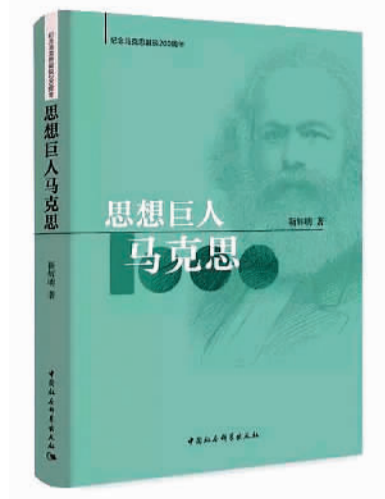
籍外，还阅读了大量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书籍。

从研读法律，到研究法律哲学和构建法学体系，进而转向哲学；从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转向黑格尔的哲学，之后欣喜于找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不知疲倦地在各种学说中求索。那些互相矛盾的观念，在他的头脑中引起激烈的碰撞、冲击，有时令他烦躁得像狂人一样，在肮脏的施雷河旁的花园里乱跑，最终，他在思想的荆棘中找到自己的道路。

不到20岁的马克思，以其独树一帜的见解和深刻洞察力，成为“博士俱乐部”的精神领袖之一，被誉为“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者按照柏林的说法，思想的牛首”。有西方学者把他与黑格尔相提并论，“在思考的层面，已触及到可能的世界”。

通过生动细致的叙事和严谨透彻的理论分析，靳辉明把马克思生平传记与理论创造有机统一，展现了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在4月中旬举行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思想巨人马克思》出版座谈会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成旺说，教学中我感觉学生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两个障碍，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特别是思想史的背景了解不够深入，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意义；第二点就是文本解读的方法。靳先生的著作为我们展示出了思想比较的视野、文本解读的方法和现实的关切。



“任何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形成怎样的人格和思想，如何体现自己的价值，以及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都离不开他赖以生存的历史环境。”

靳辉明新作《思想巨人马克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这段开场白，颇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大家之风，同时也是对自己这部53万字大作提纲挈领的概括。

思想的牛首

提起马克思，一般人想到的可能是《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课上讲的剩余价值学说、声援巴黎公社以及与燕妮的爱情故事……

《思想巨人马克思》把这些从历史中剥离出的碎片，重新嵌回提炼后还原的历史场景中。作者用整整一章篇幅介绍欧洲及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德国哲学以及英国政治经济学的高度，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如地球渐变、原子论、人工合成尿素等以及欧洲文艺复兴及其他社会思潮……200年前，马克思就诞生于这样的土壤。

马克思出生地特利尔小城，曾被划归法国，在这里，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的思想广为流传。中学毕业时，17岁的马克思在作文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初入波恩大学学法律的马克思也曾愿意享受大学生活，与同乡击剑骑马、喝酒畅饮，消费超出家庭的支付能力。父亲命他转学到学术氛围浓厚的柏林大学，他发愤读书，除法学书

购买武器，声援和总结巴黎公社……

在资本主义社会，揭露剥削的秘密，马克思虽然没有被判刑，却遭到了攻击和迫害，这在科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他曾经被多国驱逐，过着流亡生活，孩子因贫困而夭折，却拒绝了普鲁士和伦敦政府提供的工作，以便自由地进行理论研究和革命工作。

在西方，马克思被认为是“千年第一思想家”。每当市场经济发生系统性危机，西方学者总是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马克思。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现代性分析的重要框架。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仰海峰认为，不同于西方，中国的马哲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突破了过去的框架，带有自己思想逻辑和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尖锐指出，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必然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社会规律是大尺度的历史规律，其跨度需要几百甚至上千年。奴隶社会存在3500年左右，封建社会存在1300多年，而资本主义才不过470多年，社会主义从十月革命形成制度不过101年。目前当然不能用年轻的、很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完全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苍龙日暮还行雨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建军颇为感慨：靳老师过去写过一些论述马克思的文章，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是汇总。打开一看，不是，这是经过设计从头写起的巨著。这加剧我对老一代学者的敬仰之情和内心的一份自责，好几年了，老想好好地弄一点学问，却做不到。

靳辉明先生今年84岁。很难想象，三四年前一，一位80岁的老人怎么会动笔写作这样一本大书？思想与资料虽来自长期研究和积累，但重起炉灶，集中写作，自己用电脑完整创作50多万字，是怎样一个工作量啊。靳老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毕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将马克思的光彩一生和思想历程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也是由来已久的一个愿望吧。”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靳辉明留本校哲学所，后转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历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所长、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人大马院院长郝立新评价《思想巨人马克思》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非常强的可读性。史论结合，以论为主；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实践的统一；体现了思想的演进同学术概念演进的统一。很朴实，但思想很深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说，有道是“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思想巨人马克思》让我们感受到一辈子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老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和拳拳服膺之心，对马克思人格魅力的崇敬之情。



靳辉明先生

语系统，蕴含着对中国社会现实、中国历史的思考。比如上世纪80年代讲的不光是学理概念，更多是对中国市场经济信息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权威、88岁的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声如洪钟，他说：过去的思想家，无论是黑格尔也好、康德也好，最多是“思想”“主义”，只有马克思是“思想”“主义”“信仰者”“政党”和“实践”“五合一”。马克思主义不仅能解释世界，而且能改变世界。近百年来中国的伟大变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分离的。

“当今国内外一些势力攻击马克思主义失败，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死亡了，究竟哪一条过时了？”

犹记“大平班”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大平班”与战后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以日语教师的人生故事为线索》一书近日由日本侨报出版社出版，4月中旬在日本全国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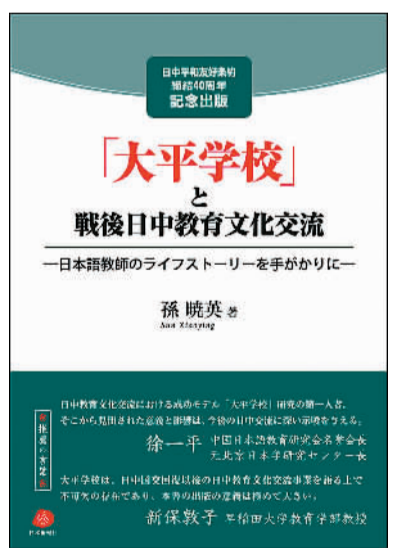
“大平班”（1980年-1985年）的正式名称为“全国日语教师培训班”，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前身。该项目由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1979年访华时提出设立，为表达大平正芳的感激，大家亲切地称之为“大平班”。设立后的5年间，日方先后派遣91名专家来华任教，共计600名中方日语教师参加了该培训班。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新保敦子指出，“大平班”是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事业的重要项目之一，它培养了众多中日教育文化交流的生力军，为推动中日友好交流作出了贡献。

该书著者孙晓英在早稻田大学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她通过走访当年中日双方参与此项目的“大平班”师生以及相关人士，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并通过对访谈材料分析，揭示“大平班”对于二战后中日教育文化交流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及深远影响。

第十届中国翻译职业交流大会召开

近日，由博雅翻译文化沙龙主办、北京大学和中译出版社联合承办的第十届中国翻译职业交流大会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共建新时代多元文化命运共同体”主题，探索了翻译对文化共同体构建的作用、翻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意义等话题。

随后，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5所高校及中译出版社、美国ELS两个顶级出版教育机构的代表签约，正式成立中国文化外译联盟（5+2），打造以培养文化外译高端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品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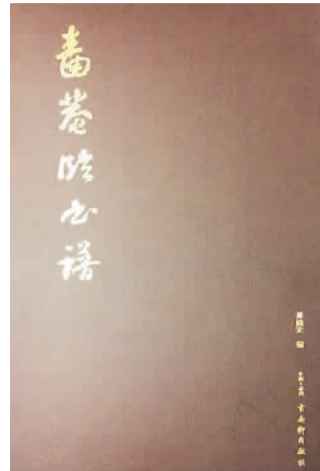
刘军国

赵青

如是我读 之一

且从书中见真人

□ 张辉



《耑庵临书谱》，由江苏南通孙晓宏先生编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出版。今年春节在孙先生家中才看到他2017年初购得的原作，没想到，几天前就收到了印刷本。

耑庵，即张骞（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翁。知道他的人，大多是因为他的清末状元身份以及其致力于实业和教育兴国的业绩。他曾是北洋政府农工商大臣、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博物馆、第一所师范学堂的主要创立者。他的名字，与“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些都是历史常识。倘若要说起耑庵的书法，最具有话题性的则有两件事。第一件事，虽说得神乎其神，却或许想得成份居多。据说他当年得中状元，正是因为他将寿联中的最后一个字——“年”字写出了头；当老佛爷问他时，他做了很“巧妙”的回答：“年字头上本无点，只缘玉帝施恩典，敬祝太后福寿添，百姓人家出头年。”这当有趣的传说听听可以，自然是当不得真的。

另一件事，则要严肃得多。那是因为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道“圣旨”《宣统帝退位诏书》，事实上就出自张骞的手笔。而我们今天甚至也还能看到这份恭摺诏书的原件。我们的张四先生（他在家行四）或许完全不会想到，是他，为中国数千年的帝制起草并书写了最后一份正式文件；死亡说明书。这一沉重的书写行为，偶然，却又令人唏嘘不已。

《耑庵临书谱》当然与上述大事件关系不大，但它完成于农历丙寅年也即民国十五年或1926年，很可能是张骞的最后墨迹之一。而耑庵所临的又不是一般的法帖，乃是唐孙过庭的《书谱》。当我们欣赏这位74岁老人笔走龙蛇的临池之作时，不仅会叹服他的勤奋和毅力，更会对他一生与中国书法的血肉联系感怀不已。

欣赏过《耑庵临书谱》之后，我们一定会更加重视张骞在《柳西草堂日记》中的下列记载。1873年阴历11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雪，入冬以来，是日为最寒。读《三国志》。写字。”1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雪霁，更寒。读《三国志·魏志》终。写字。”15日，他在日记中则说：“寒如故，砚池水点滴皆冻，写不能成一字，笔即僵。”1874年阴历6月初三，日记中又有“返舟、写字、看书。是日甚热。”的记载。是年阴历七月初四日记中则有：

“苦热，每写一字，汗辄雨下。”所谓冬练三九，下练三伏，于此可见一斑，而这实际上是一个终生的习惯。这不禁让人想起耑庵的哲嗣张孝若先生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的回忆：“我父写字，早年极用力，什么体都要临三五遍，从不间断……”难怪翁同龢在其殿试试卷上的批语是：“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且不说先生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事业，即是临池生涯中这点点滴滴，也已经体现了一个老于书道的读书人的真正气象：这是砥砺自我精神，这也是以自己的方式致敬书法传统。

熟悉张骞个人书法史的人大概都知道，他曾多年临习褚遂良的楷书《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龕碑》和行书《枯树赋》，以及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但也许是与何绍基不谋而合，为了避免直接临写《醴泉铭》有“不挂帆而涉海”之虞，他又转而以《道因碑》为日课，“日定五十字不闲（1887年日记）”。

细品味耑庵的书法，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笔下有晋楷、汉隶的意蕴。《曹娥碑》《洛神赋十三行》自不必说，论笔势开张、点画飞动，他的字显然多与《瘞鹤铭》相通；论奇崛恣肆，他的字则与《礼器碑》遥相呼应。而耑庵又特别与颜鲁公有着精神上的紧密联系，不仅在诗中对面真卿推崇备至，认为“唐时论巨笔，鲁国最公书”；而且在《麻姑仙坛记》《自书告身帖》《争座位帖》之外，临摹过常人不太熟知的《臧怀恪碑》与《郭家庙碑》。

回顾张骞上述书法临习历史，《耑庵临书谱》的出现，无疑补充了重要的一环，即他对草书字体的关注和重视。这或许也是他将“七十四岁，正月……临《书谱》”写进《耑翁自定年谱》的原因。事实上，早在1874年，张骞就在日记中记载过他受赠的《书谱》被好友“攫去”的经历。日记是这样写的：“元宵……茶余，雅三世丈来，倩为彦升作书，并见赠过庭《书谱》横卷，为彦升攫去。”

我们现在无法推知耑庵在生命最后时期临习《书谱》的原因，但有一点至少是清楚的，由于《书谱》不仅涉及书法技艺而且涉及史学，临习《书谱》本身就是对中国书法史的一次回顾与巡礼，也是对书法之道乃至人生之道的回顾与反思。在耑庵的纵横笔势中，我们固然不难读出古稀之年的他“手战，临此以当药”（跋语）的无奈，但我们或许更应该读出其中的法度、涵养和淋漓真气。

记得耑庵曾有一副对联曰：“诗句多传知有暇，草书非学聊自娱”。《耑庵临书谱》应该是耑庵的自我精神写照。这个数十页小册子的失而复得，虽没有“中状元”和“写诏书”那么具有传奇色彩，却无疑更耐人寻味。

作者简介：张辉，博士，师从乐黛云先生，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在专业研究之外，他广泛阅读，写下趣味横生的读书札记。



在阿布扎比举办“一带一路”图书版贸会

借2018年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举办之机，山东出版集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4月下旬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迪拜、沙迦，举办中国-阿拉伯地区“一带一路”图书版权贸易洽谈会。

开幕式后，举行了齐鲁文化典籍翻译工程-阿语项目启动仪式暨中国先贤语录系列阿拉伯语版新书揭幕式。首批推出的阿语图书包括《孔子语录》《老子语录》《庄子语录》《孟子语录》《荀子语录》《管子语录》《韩非子语录》等7种，均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在去年的中国·山东“一带一路”版贸会上向阿联酋龙出版社输出阿文版权。

山东出版集团代表团在迪拜、沙迦举办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包括与迪拜官方出版机构马图姆知识集团商洽合作；与迪拜最美书店马格鲁迪书店和阿拉伯语书店出版社旗下品牌书店“摩坦咖啡”书店合作设立“中国（尼山）书架”；参加阿联酋联邦国民议会前议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莫尔主持的“迪拜文化研讨会”，并达成合作意向，尼山书屋不仅可以在迪拜文化中心图书馆落地，还将落地2019年建成的中东地区最大图书馆，中国图书将首次进入阿联酋官方主流渠道。

（刘丛）